



# 中国古代小说论集

郭豫适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小说论集**  
**郭豫适 著**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5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40千字

1985年1月第一版

1985年1月第一次印刷

1987年5月第二版

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本

---

统一书号：10135·015

定价：平装本 2.30元

精装本 3.10元

## 再 版 序

出版社同志见告，去年初版的《中国古代小说论集》需要再版。不用说，书籍问世后得以再版，自然是编者和作者都感到愉快的事。这主要是反映了读书界对我国古代小说和古代小说研究的兴趣，对祖国文学遗产的热爱，这一点我以为是更值得高兴的。

本书此次再版，增收入三篇文章。

首先要提到的是《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这是提  
交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论文。  
这次研讨会有中、美、日、法、澳、新加坡、泰国、香港等国家和  
地区的红学家及有关人士共百余人参加，应当说是国际红学界的一次学术盛会。在我国召开这样规模盛大的国际《红楼梦》学术讨论会，这还是首次。

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宣读论文时曾经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希望国内外红学界的朋友们，花一点时间来研究一下《红楼梦》研究的情况，以便总结经验教训，共同努力来提高红学研究的科学水平。笔者这篇拙作，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而写的一篇文字。科学的研究的原则是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科学研究就会失去科学性，科学水平的提高更是无从谈起。《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和当前研究的状况，已经有足够的事例说明，如果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工作，那么无论研究题目的大小如何，也无论研究水平的深浅怎样，一般地说，总会得出一点比较符合实际的因而也是有价值的成果。反之，如果脱离实际，不顾事实地来个“逆反心理”，或者主观随意地胡乱猜测，则往往会劳而无功，徒滋纷扰，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荒唐无稽的怪论。我看，有些索隐派的著作就犯了这个毛病。

近年来国内外有同志和朋友曾经提出，红学研究存在着“危机”。在这次研讨会上，对红学研究“危机说”我个人表示不甚赞成。我并不是说，同志们、朋友们不应该指出《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着缺点和问题；相反，无论是专门研究《红楼梦》或不专门研究《红楼梦》的人，指出红学研究中的问题，批评红学研究中的消极现象，这对提高红学研究水平、促进红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是必要的。问题是在于，红学研究“危机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似乎这些年红学界多数人都在搞不恰当的东西，似乎消极现象成了红学研究的主流或主要倾向，似乎《红楼梦》研究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如果这样来看问题，那就不合适了。应当承认，红学研究中确实存在一些应当批评、应当注意克服的倾向，但如果要用简短的一句话来表述《红楼梦》研究的基本状况及其趋势，那么恐怕还是用得着这样的一句话：主流还是好的。

依笔者愚见，问题主要并不在于《红楼梦》研究存在着面临绝境、难以为继的“危机”，问题主要的是在于我们必须注意解决学风的问题，注意在研究实践中克服非科学的倾向。只要我们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防止和克服《红楼梦》科学研究中的非科学倾向，那么红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就会不断提高。《红楼梦》并没有、也不可能研究完，红学研究不但仍然有它的前途，而且是很有可为的。

《红楼梦》跟一切平庸之作大不相同，它是很耐咀嚼、很耐研究的伟大作品。许多人都说过他们对这部作品如何百读不厌，多次翻阅而兴味未减。已故的何其芳在他的长篇论文《论红楼梦》中说过这样的体会，他说：“我们读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每次都感到它象生活本身一样新鲜和丰富，每次都可以发现一些以前没有察觉到的有意义的内容。”同样也已经去世的丁玲也说《红楼梦》对她有很大的吸引力，说她阅读这部文学作品“不止两遍，可能是二十遍以上。”（《学习和继承古典文学优良传统》）为什么《红楼梦》会有这样强大的艺术魅力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伟大作家

曹雪芹用毕生心血写成的这部文学巨著，其思想艺术内容实在太丰富深刻了。它是人们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一幅鲜明生动的时代生活的巨大画卷，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学珍品，是作家们——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们可以从中获得艺术滋养的古代小说的典范之作。《红楼梦》所反映的时代，当然是永远地过去了，但是《红楼梦》本身作为一种文学的客观存在，它是那样地巨大，那样地辉煌，那样地富有艺术生命力和吸引力！

是的，世界上一切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都各有其民族的个性和作家的个性，但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们都凝聚着文学巨匠们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智慧和经验，它们都包含有一些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亡，而是属于未来的有价值的东西。《红楼梦》对后世的人们——不仅是曹雪芹的后世同胞，同时也是世界上一切热爱文学艺术、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遗产的人们，将永远具有很高的思想认识价值，美学欣赏价值，文艺创作可资借鉴的艺术价值，以及其他多方面的价值。鲁迅曾经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曹雪芹跟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一样，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不仅属于过去，而且也属于现在和未来，不仅属于他们自己的祖国，而且也属于全世界。《红楼梦》作为人类文学遗产宝库中一部杰出的巨著，它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宝贵的艺术经验，现在并不能说已经研究彻底、不必再研究了。对《红楼梦》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象对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一样，是没有尽期的。这也是我赞成同志们、朋友们批评红学研究中的失误，然而又不赞同红学研究“危机说”的一个原因。

这次增收入本书的还有另外两篇文章，一篇是前几年发表过的《西方文艺思想和红楼梦研究》，一篇是《要重视“人情小说”的研究》。前一篇谈的是二十年代初期《红楼梦》研究中引入西方文艺思想所引起的我国《红楼梦》评论中的变化，一方面是西方学术文艺

思想的介入，促使《红楼梦》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评论，对《红楼梦》研究起了积极的有益的作用；另方面也存在着由于机械搬用西方的学术文艺理论所产生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弊病。由此可见，正象在文艺创作领域中一样，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我们对西方的东西，也要善于分析、善于择取，不应盲目信从、机械套用。实践证明，对西方学术文艺理论，只要我们能够采取正确的也即是科学分析的态度，就可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帮助，开阔我们的视野和思路，这对推进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文艺评论是有益的。回顾一下《红楼梦》研究史上这一点历史经验，在今天是有意义的。

后一篇文章是为方正耀同志《明清人情小说研究》一书所作的《序》。在我国古代各种流派小说中，或许可以说，人情小说比起历史小说、神魔小说来，由于它所描叙的并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建功立业的豪情壮举，也不是非现实的神魔人物飞天入地、呼风唤雨的超凡本领，而是现实社会里平民百姓之家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是一些平凡的人物和平实的世态，因而广大的读者会感到较为亲切，较易理解和接受；同时，对于今天一般作家和意欲从事文学创作的文学青年来说，其艺术经验和创作技巧可能有较多的可供借鉴之处。过去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小说从流派的角度来进行深入的研究还不多，很希望同志们在这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更好地总结、学习和继承我国古代小说的创作规律、文学传统和艺术经验。应当说，这是古代小说古为今用一个重要的方面，一种有益的探索。

本书这次再版，《简论〈三国演义〉》一文作了一些补充。《三国演义》这部长篇小说，日本学者很重视，已有多种译本和研究著作。值得一提的一件有趣的事，是日本近年来掀起了一股“三国”热。日本企业界对此书特别感兴趣，认为日本的企业要增强竞争能力，就得学习《三国演义》中的联合和交战思想。在他们看来，《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乃至外交斗争，其战略、策略思想以及种种谋略，与企业界的斗争或竞争有类似之

处，并且也是可以适用的。看来，中国这部古代长篇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正在更大的范围、更多的方面被人们所认识、所阐发。人类文化遗产之所以不会失去它的意义和价值，会被后世的人们从各个方面加以引述和利用，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一个例子罢。

除上述提到的增收入的三篇文章和有所补充的一篇文章以外，这次再版时，对于其余文章只是校正了初版时个别误排、漏校的字，间或补注该文曾载何处，文章内容均未作修改，附此说明。

著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

## 自序

这本集子选编了笔者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些文字。其中最早的文章写成于五十年代末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sup>①</sup>流水光阴过得真快，从那时到现在，算起来竟然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

文章著作是历史的产物，古往今来，任何作品，无论是文艺的还是学术的，归根到底总会这样那样地留下时代的印记。同时，文章著作又是作者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思维劳动的成果，因而也就显示着作者探索、思考的历程。即以这本小书来说，其中许多文章显得粗糙、肤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个人以往学习、研究道路上的脚印。编这个集子，一方面是想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考的课题、研究的线索或材料，希望能对他们进一步研究有十分半点的帮助；在我自己来说，编选它的过程——收集，翻阅，挑选，舍弃，删削，补充，也即是自我回顾、自我再学习的过程。后来，这也可说是实践温故知新这个古训的途径之一。

收入本集的二十多篇文章，分为四组。

第一组，是对几部著名的古代小说的评论。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也是历代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读者案头常备的书。《世说新语》散论是五十年代末期教学之余所写的一篇札记，曾在内部刊物发表过，其后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现在稍有补充，连同另一篇有关《世说新语》门数问题的短文编在这里。

《简论〈三国演义〉》、《论〈水浒传〉》（关于宋江的形象和招安问题）和《论〈金瓶梅〉》，也都是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写成

的，其中有些文字在书刊上刊载过。由于这几篇文字乃是早年写成的东西，不拟过多地改变它们的面貌，这次收入本集时有些地方作了一些删削或补充，大体上还是原来的样子。《论〈西游记〉》则是前些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为《西游记》所作的《前言》，先曾收在《四部古典小说评论》里面。<sup>②</sup> 该文作者之一、我校古典文学教研室的简茂森同志，前几年已经因病去世，编入此文对他也是一种纪念。现在的文章是我后来又修改过的。

### 第二组，是关于《红楼梦》的一些文章。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同时也是最值得研究的名著之一，因为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所撰文稿略多一些。除两本《红楼梦》研究史稿以外，曾把过去写成的若干单篇论文编成一本评论集。<sup>③</sup> 现在收入本集的几篇文字，是从最近数年所撰文稿编选的，基本上都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过。

《应当重视红学史的研究工作》是笔者两本《红楼梦》研究史稿出版后所作的一篇文章，其中谈了有关红学史问题的一些认识、体会和建议。《拟曹雪芹“答客问”》、《论红学的考证、索隐及其他》、《关于“脂评”问题》，则是最近连续三年参加在济南、上海、南京举行的三次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随后均在《光明日报》、《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过。在这四篇论文和后面几篇或长或短的文章、随笔中，分别就《红楼梦》以及历史上和我们现在红学研究上的问题，随时写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红楼梦》研究中有争论的问题未免太多，要求人们对各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人们只能就各人的理解和认识发表各自的看法和意见。学术研究总是在大家不断的深入讨论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前进的。真理愈辩愈明，红学研究当亦如此。

### 第三组，是对几篇古代短篇小说的评析。

我国古代有不少著名的长篇小说很值得我们骄傲，象《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作品，

都是置诸世界文学之林而毫不逊色的不朽之作。比起长篇小说来，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不过，真正成熟、精美的短篇小说创作，则是从唐代开始。唐传奇和后来产生的文言或白话短篇小说之中，也都有一批很值得我们研究、鉴赏的好作品。

近几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其中有几种就是古代小说的鉴赏集，笔者应邀也参加了撰稿工作。<sup>④</sup>我国古代优秀的短篇小说，不仅可以丰富我们今天的阅读生活，而且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也很有借鉴的价值。例如薛调的《无双传》，就其思想性而言并非唐人小说中最上乘的作品，但艺术上确有独到之处，故事情节的展开和推进极尽曲折离奇之致，情节建构的精心构思和巧妙处理使它具有很吸引人的艺术效果。学习唐宋作家这方面的艺术经验，对于今天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克服开卷即可推知结局的缺点是有帮助作用的。古代有些短篇小说，不仅艺术上可供我们借鉴，它们本身复杂、丰富的思想艺术内容，对我们辩证地认识古代作家思想创作的复杂性也有启发意义。譬如《罗刹海市》，它在艺术幻想之中鲜明地体现了对丑恶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思想的进步性和弱点。可见一位古代作家，其世界观、人生观往往是复杂、矛盾的。我们对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而不能象鲁迅所批评的那样：“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sup>④</sup>

本组四篇文章，其中评唐代小说《莺莺传》的一篇是一九六一年写的稿子，这次有补充、修改，以前未公开发表过。另外三篇分别评论《无双传》、《灌园叟晚逢仙女》和《罗刹海市》（其中后两篇与荀茵合作），先后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传奇鉴赏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鉴赏集》和《聊斋志异鉴赏集》。

第四组，是有关古代小说研究的三篇文章。

《要重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的研究》，是为《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所写的一篇短文。简介一部不甚被提及的近代

小说《自由结婚》，主要目的是希望搞近代小说史的同志，除了继续重视谴责小说的研究以外，也要重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的研究。报纸篇幅有限，原文不长，这次作了一些补充。《鲁迅论中国古代暴露性小说》是与荀茵同志合作的。我们当时的目的，是想探索鲁迅论述古代暴露性小说问题的几点原则性的批评意见，借此提供一点历史的经验，作为我们今天研究如何坚持健康的文艺创作和正确的文艺批评，以及如何认识、对待所谓“暴露文学”、“伤痕文学”的借鉴。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重大贡献，是学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一篇札记。鲁迅这部学术论著是我国小说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其中包含着研治中国小说史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宝贵经验。从一九七六年年底起，我有数年时间被借调去北京鲁编室，跟一些鲁迅研究专家和同志们一起参与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为了纪念鲁迅，也为了纪念那一段充满友谊的难忘的日子，大家各撰数文结集出版了《鲁迅研究百题》一书。现在从我当时所作数篇中选了评述《中国小说史略》的一篇，稍作补充后收在这里。

文章著作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群众共同的创造，因为即便是个人的著述，也离不开他人的劳动。这本书所收文章的写成和发表，就离不开古人、今人有关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也离不开人民文学、上海古籍、华东师范大学等出版社，以及《光明日报》、《文艺理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红楼梦研究集刊》等多种刊物编辑、工人的辛勤劳动。谨对先后为这些文稿的发表和结集出版而付出劳动的同志表示感谢。

集中的文章大部分过去曾发表过，这次有的没有改动，有的则进行过一些修改和补充。自知理论水平有限，研究也很不够，有些文稿不成熟，也可能有错误。希望专家和读者，包括过去赐读过集内单篇文章的故友新知，给予指正。

岁月催人，回忆当年写下这个集子里最早的一些文稿时，笔者还是一个年轻人，而现在伏案落笔写这篇文字时，却早已两鬓斑白，年过半百了。祖国山河风光胜昔，学术事业欣欣向荣。在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我们应莫负春光，继续向前。是为序。

郭豫适 于华东师范大学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写，  
九月二十日改定。

---

① 见《论语·子罕》。

② 《四部古典小说评论》，一九七二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四部古典小说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③ 拙著《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一九八〇年一月、一九八一年八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红楼梦问题评论集》，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④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第四卷。

## 目 录

( 963 )	· · · · ·
( 868 )	· · · · ·
( 878 )	· · · · ·
再版序	· · · · · ( 1 )
自序	· · · · · ( 1 )
( 883 )	· · · · ·
《世说新语》散论	· · · · · ( 1 )
《世说新语》门数小考	· · · · · ( 26 )
简论《三国演义》	· · · · · ( 29 )
论《水浒传》	· · · · · ( 72 )
关于宋江的形象和招安问题	· · · · ·
论《西游记》	· · · · · ( 114 )
论《金瓶梅》	· · · · · ( 139 )
论	· · · · ·
应当重视红学史的研究工作	· · · · · ( 165 )
关于“脂评”问题	· · · · · ( 175 )
——论全盘批倒“脂砚斋评”之不当	· · · · ·
论红学的考证、索隐及其他	· · · · · ( 192 )
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	· · · · · ( 211 )
——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问题	· · · · ·
西方文艺思想和《红楼梦》研究	· · · · · ( 230 )
——评介《红楼梦》研究史上的“新谈”“新评”“新叙”	· · · · ·
拟曹雪芹“答客问”	· · · · · ( 240 )
——红学研究随想录	· · · · ·
考证与真假问题	· · · · · ( 248 )
——谈曹雪芹“佚诗”的考辨	· · · · ·

科学的分析与古怪的猜想	(256)
——对一种研究方法的质疑	
从尤二姐之死论王熙凤	(266)
电子计算机和《红楼梦》研究	(275)
《红楼梦》随笔(三则)	(284)
曹雪芹写“笑”	(284)
鲁迅否定后四十回吗?	(289)
从芭蕾舞《红楼梦》所想到的	(293)
一支凄婉动人的恋歌	(297)
——评唐代小说《莺莺传》	
离奇曲折的艺术构思	(330)
——评唐代小说《无双传》	
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	(342)
——评明代小说《灌园叟晚逢仙女》	
艺术幻想中的批判与追求	(357)
——评清代小说《罗刹海市》	
要重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研究	(372)
——评《自由结婚》及其他	
要重视“人情小说”的研究	(379)
——《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序	
鲁迅论中国古代暴露性小说	(383)
《中国小说史略》的重大贡献	(393)
后记	(404)

# 《世说新语》散论

## (一)

魏晋南北朝小说，大致可分志怪、志人二类，志怪小说的代表是干宝的《搜神记》，志人小说的代表当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清谈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盖古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頗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恶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sup>①</sup>

接着又说：“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鲁迅这里指出魏晋六朝志人小说产生的背景，所论甚是。

记述人事的作品，原非自《世说新语》始。在刘义庆《世说新语》之前，已有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世说新语》中有些故事，与《语林》、《郭子》相同，故《世说新语》系此类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大体上“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sup>②</sup>

鲁迅云：“《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sup>③</sup>鲁迅此说，后一句是，前一句非。按，关于《世说新语》门（篇）数问题，说法不一。一说三十六篇，一说三十八篇。据宋人汪藻记述，除三十六篇、三十八篇之外，个别还有作三十九篇的（见所撰《世说叙录》）。但三十八篇、三十九篇本早已失传。宋以后流

传至今的《世说新语》，自《德行》至《仇隙》，实为三十六篇，非三十八篇。④

## (二)

《世说新语》全书除数则记述东汉以前事外，所记均为汉末至东晋间事。

从内容看，《世说新语》主要记叙士人的生活和思想，但对统治阶级的情况也有所叙写，此类叙写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书中对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穷奢极侈和暴虐凶残，均有所揭露。如《尤悔》篇有一则记曹丕毒杀亲兄弟曹彰，又企图陷害亲兄弟曹植的故事：

魏文帝（曹丕）忌弟任城王（曹彰）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曹植），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

《文学》篇也有一则记曹丕令曹植行七步必须作成一诗，“不成者行大法”。曹丕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就这样不择手段地陷害兄弟。

《世说新语》对于曹操的阴险毒辣，也有揭露。《假谲》篇记有此类故事数则，其一云：

魏武尝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

那个听信曹操的话的人，就这样成了曹操计谋的牺牲品，至死不